

## 唐代回紇政策的成效與影響

耿振華\*

###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唐代對回紇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域外少數民族政治統屬關係造成的影響。太宗、玄宗建立回紇親唐政權，將其納入大唐帝國的政治體系之後，回紇在軍事上多次建功；包括助高宗平突厥、征高麗，助肅宗、代宗平安史之亂及收復吐蕃攻佔的長安、洛陽，助德宗有效共同圍堵吐蕃的軍事擴張等實質貢獻；回紇出兵不過五千騎，卻成為對大唐帝國最大貢獻的少數民族。本文以唐與回紇間的政權關係演變和軍事實力消長，研究唐代帝王對回紇不同的政策，以及謀臣李泌和武將郭子儀對回紇親善成效與影響。本文以漢文基本史料為核心，分析大唐帝國給予回紇大量經濟物資，被迫向回紇購買馬匹與對回紇和親，放縱回紇兵劫掠等措施，乃至於到後期以賞賜阻止回紇出兵劫掠等措施，對大唐帝國社會經濟和域外聲望的影響。

**關鍵詞：**唐代對外關係、回紇、唐代軍事、郭子儀、李泌

---

\*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所教授。E-mail：samden@utapei.edu.tw

# The Influence of Tang Dynasty's Foreign Policy to Huihe

Chen-Hua Keng\*\*

##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osition of Huihe in Tang Dynasty's foreign policy. Tang Dynasty's emperor of Taizong and Xuanzong established the occupied Huihe government and let the Huihe government to be a part of Tang Dynasty's Empire. Huihe often devotes his army about five thousand soldiers to support Tang Dynasty fighting in the battle to another nations. Huihe supplied his military strength to help Tang Dynasty controlling the empire. Huihe also helped Tang Dynasty's emperor of Suzong and Dezong to put down the domestic armed rebellion. But Tang Dynasty gave them a large amount of economic materials, and being forced to buy horses from the return of Huihe. Review the contribution of Huihe, analyzed the gain and the loss of Tang Dynasty's, that is the Huihe influencing of Tang Dynasty's foreign policy.

**Key word : Tang Dynasty Foreign Relations, Huihe, Tang Political Policy and Military, Guo Zi-yi, Li Yu**

---

\*\*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E-mail : samden@utapei.edu.tw

## 壹、回紇興衰與唐代帝王對回紇的政策

本文以《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史料分析唐代君臣在「安史之亂」前後對回紇的政策演變，並評論各項政策的成效及影響<sup>1</sup>。興盛時期的大唐帝國以政治統屬、經濟封賞、武力協助方式建立親唐回紇政權，支持回紇從崛起階段成為漠北區域共主；內亂時期的大唐帝國則許以經濟利益，並由結盟與和親達到徵兵回紇的目的；而末期的大唐帝國則以購馬及賞賜避免回紇出兵後劫掠大唐子民。整體來說，大唐帝國對於回紇的基本政策是寬厚友好的，回紇比起其他民族政權對大唐帝國更為忠誠；而階段性的分析下，則受到大唐帝國、回紇、吐蕃等各民族勢力互為消長的影響。就回紇來說，早期與唐關係良好有助於建立漠北區域共主的地位；就大唐帝國來說，與回紇聯合則能制衡突厥、吐蕃等其他民族的擴張。但當各民族發生內亂或王位之爭時，則將以穩定本族內部發展為主，較少從事對外的合作結盟。本文主要依據漢文史料進行論述，引文原文會出現回紇、迴紇、回鶻、迴鶻等同音異譯不同文字，於正文則為行文與閱讀方便，均以「回紇」代表其他異文稱謂。

### 一、回紇的崛起與唐初所建置的親附政權

回紇的崛起，與唐前期為對抗突厥，後期為對抗吐蕃有關。「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sup>2</sup>」。唐前期扶植回紇聯兵對抗突厥，「自太宗平突厥，破（薛）延

<sup>1</sup> 按：本文以《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史料為本，以唐代君臣回紇政策為主軸，限於篇幅，對史書編纂過程或學者感興趣的支節理論與研究不做細述。

<sup>2</sup>（宋）歐陽修：《新唐書》〈突厥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023

陀，而迴紇興焉<sup>3</sup>」；唐後期因內亂而以和親結盟方式借兵回紇。後期受前期「太宗、高宗遠征高麗和玄宗時期的『安史之亂』發生以後，駐守在唐、蕃邊境的邊兵相繼東調，給予吐蕃東進機會，造成終唐一世，需以和親聯合吐蕃北方的回紇和吐蕃南方的南詔，以夷制夷<sup>4</sup>」。於是，「肅宗誘迴紇以復京畿，代宗誘迴紇以平河朔<sup>5</sup>」，造成「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求所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sup>6</sup>」。德宗時期，不僅不能如同太宗時期一樣以「天可汗」身份管轄域外民族政權的政治、軍事、經濟，也不能如同玄宗時期守住宗主國名義上的地位。德宗早期因回紇勢盛而親附吐蕃，但「唐玄宗時吐蕃贊普赤德祖贊嘗試使用敵國禮進行盟會不成，到唐德宗時吐蕃贊普赤松德贊才以甥舅之情為由而將盟書中的用字都改為平等的敵國禮<sup>7</sup>」。然而因吐蕃的逐漸強大，德宗轉為以和親回紇牽制吐蕃。但姑息恃功的回紇和無法控制經常擾邊的吐蕃，是唐朝內部經「安史之亂」到藩鎮割據之下，帝王所面臨對外政策的困境。

### （一）、回紇自阿爾泰語族帝國分立而出

回紇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與匈奴、突厥、高車等同屬於阿

<sup>3</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6

<sup>4</sup> 耿振華：〈唐蕃和戰對唐代兵制變遷及和親政治的影響〉；《蒙藏季刊》第 21 卷第 7 期（2012 年 3 月）頁 24

<sup>5</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6

<sup>6</sup>（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6151

<sup>7</sup> 耿振華：〈從唐蕃會盟碑探討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蒙藏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58

爾泰語系。回紇興起之初，在不同時間下，依次隸屬於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相同語系不同部族的所建立的民族帝國。

隋煬帝大業初年，回紇脫離突厥帝國；太宗年間，回紇菩薩可汗與薛延陀合兵破突厥，正式遣使入唐；貞觀二十年（646）回紇吐迷度可汗佔有薛延陀土地軍隊，並於靈武地歸降太宗，同時接受唐的官號與建置；貞觀二十二年（648），唐誘殺謀害吐迷度可汗的親姪烏紇，以軍事武力出兵協助吐迷度之子婆閏繼位可汗；從此，「回紇不肯西屬突厥」<sup>8</sup>。換言之，回紇初起為弱小部族，在政治、軍事上曾依附阿爾泰語族諸多遊牧帝國。逐漸壯大後，便不再隸屬於突厥、薛延陀等帝國。回紇自阿爾泰語系部落封建帝國<sup>9</sup>分立而出之後，開始吞併周邊如薛延陀等部族的土地、軍備與人口，並歸降太宗。

## （二）、回紇遣使入貢並願受唐節制

<sup>8</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5~5197

<sup>9</sup> 見耿振華：《中國西北邊疆史：以部落政權發展模式與文化保存為中心》（台北：國立編譯館，民 85）頁 269~284

按：耿振華所定義的部落封建，是指部落聯盟的宗主國國君或區域共主，仍任命原部落酋長統領所屬的各部落。以歷史實例來說，若部落聯盟為相同族群所構成，則形成民族帝國。若以共同生活方式出現，則形成遊牧行國帝國或農業定居帝國。若地域遼闊、民族不一、農業城郭與草原遊牧聯合而成的部落聯盟，則有如阿爾泰語系匈奴人所建立的匈奴帝國。匈奴帝國包含印歐語系的城郭定居民族樓蘭與印歐語系的遊牧行國民族烏孫等不同語族、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政權。以匈奴帝國的部落封建為例，樓蘭由樓蘭王統治，烏孫由烏孫昆莫統治，但政治經濟軍事都受匈奴帝國節制。以回紇部落政權發展為例，遊牧行國的回紇，曾隸屬於同為阿爾泰語系的遊牧行國帝國，但回紇部族本身仍由回紇酋長或可汗統領。隸屬於帝國之下又各自分立的民族政權，有時會以帝國名號自稱，因此會出現相同一個部落，在隸屬匈奴帝國時自稱匈奴，在隸屬鮮卑帝國時自稱鮮卑，在隸屬突厥帝國時自稱突厥；造成匈奴別種、鮮卑別種、突厥別種等民族單純而稱謂複雜的情況，往往出於不同語系、不同人種、不同生活方式等部落封建下的部落聯盟大帝國。

回紇在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始來朝，獻方物<sup>10</sup>」，貞觀三年（629）是回紇向唐遣使朝貢的開始。

「明年（貞觀四年【630】回紇）復入朝，乃以回紇……酋領為都督、刺史、長史、司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渠領共言：『……世為唐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sup>11</sup>」。太宗在貞觀四年（630）依大唐帝國官制將固定官名授予回紇大小酋長，並在回紇領地內建置軍事層級統領的官僚機構；由於回紇統領者仍保有的傳統稱謂與部落封建組織，因此「世為唐臣」代表回紇成為大唐帝國羈縻之下的藩屬國，僅如同以往隸屬於阿爾泰語族帝國的部落封建下的部落民族政權。

壯大且脫離阿爾泰語族帝國的回紇，以唐為外援，成為漠北地區的區域共主。回紇可汗接受唐朝帝王給予的封號，接受唐朝在其領地定點建立唐朝官制下的域外機構，出於回紇「為了在與突厥、薛延陀等漠北諸強的比拼中贏得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時間<sup>12</sup>」，希望「找到可以背靠的強大勢力，使自己在與周邊民族的競爭中能脫穎而出<sup>13</sup>」。亦即回紇興起過程以遠交近攻方式，加入農業漢族所建立的大唐帝國，得到大唐帝國政治庇護與經濟、軍事的支援，取得在阿爾泰語系部落中，次於突厥的穩固地位。回紇成功從以往臣服的阿爾泰語族帝國分立而出，依靠唐朝的支持成為漠北區域共主；大唐帝國

<sup>10</sup>（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6112

<sup>11</sup>（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6112~6113

<sup>12</sup> 陳紹凡：〈回紇與唐朝關係述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2 期（2006）頁 54

<sup>13</sup> 陳紹凡：〈回紇與唐朝關係述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2 期（2006）頁 52

也利用回紇內政出現篡奪慘殺爭奪汗位之時，以軍事武力介入，扶植親唐可汗，使回紇成為親唐汗國；經由對回紇的控制，成功控制漠北地區其他少數民族政權<sup>14</sup>。

## 二、安史之亂前唐對回紇的政策

### (一)、太宗時期以部落封建統屬回紇政策的實效

唐太宗能夠介入回紇王位的廢立，除了內政治安定、經濟繁榮與武力強大之外，也與在唐貞觀四年（630）接受四夷酋長主動尊為部落聯盟共主「天可汗」的名號有關；唐太宗得「天可汗」名號後，開始以宗主國帝王下行部落聯盟共主的職掌，在政治上直接統治藩屬國，在軍事上形成武力同盟的合作協防關係，同時造就大唐帝國文化圈內的交流<sup>15</sup>。回紇菩薩可汗向唐遣使朝貢，唐以軍事武力助其子婆闍成為親附大唐的回紇政權，均出於唐太宗行使「天可汗」部落聯盟共主職掌，直接介入回紇內政，出兵解決叛服不定的回紇的王位之爭，使回紇不僅受唐建制，並影響日後屢次出兵助唐平亂或征戰的契機。

因此，高宗永徽二年（651）七月，回紇出兵五萬騎兵助唐征討突厥<sup>16</sup>。高宗永徽六年（655），回紇婆闍可汗遣兵隨唐將蕭嗣業討高麗；高宗顯慶元年（656）突厥犯邊，回紇婆闍可汗隨唐朝將領蘇定

<sup>14</sup> 杜娟，曹盟：〈唐與回紇和親的原因及意義〉；《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5卷第3期（2005年5月）頁40

<sup>15</sup> 耿振華：〈唐太宗天可汗稱謂與大唐帝國宗主國地位：兼論東征高麗與西討吐蕃的戰略演變〉；《2017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年11月）頁41~43

<sup>16</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274~6275

方逐突厥；但婆閏可汗死後，繼位的比粟毒王可汗則率領回紇本部與同羅、僕固犯邊，被唐將鄭仁泰討平；此後歷經中宗、睿宗直至玄宗開元時期的歷任回紇部落酋長，都接受唐朝督督等官制名號節制<sup>17</sup>。唐初回紇聽命於唐，也出於回紇仍處於逐步茁壯的階段。

## (二)、玄宗時期懷柔回紇政策的影響

「性英斷多藝」、「儀範偉麗」<sup>18</sup>的唐玄宗，在開元年間內政能以典刑、禮樂、慈儉、儀軌來杜姦、戒奢、明教，進而重軍法、校吏能，而重振如同太宗貞觀年間的淳美風氣，天寶年間則因用人不當而使小人道長<sup>19</sup>；造成「安史之亂」。

玄宗開元年間，壯大的回紇因部落分合與王系更迭，殺唐涼州都督，經唐將以武力收併各部並依唐制建置都督統領軍事，才造成回紇酋長葉護頡利吐發在玄宗天寶初年遣使並受封為奉義王；玄宗時回紇的奉義王已擊破其他部落，成為阿爾泰語族次於突厥的區域共主，並自稱骨啜祿毗伽闕可汗，但仍遣使入唐，接受玄宗授予懷仁可汗的封號<sup>20</sup>。說明玄宗能接受回紇已經強大的事實，因而承認回紇奉義王做為區域共主下的可汗稱謂。

「安史之亂」的出現於玄宗以胡將統胡兵，並以胡將胡兵防範東北方的奚和契丹。而奚、契丹以及回紇的崛起乃至於強盛，更是出

<sup>1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 頁 5197~5198

<sup>18</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玄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 頁 165

<sup>19</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玄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 頁 236

<sup>20</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 頁 5198

於大唐帝國長期對抗突厥並以胡制胡政策的結果。

天寶四載（745）正月，接受玄宗冊封的「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眾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sup>21</sup>」。面對已能戰勝及吞併突厥的回紇，玄宗採取政治懷柔與經濟封賞，使回紇持續遣使至唐，維持表面上的宗主與藩屬國關係。

「馬嵬之變」玄宗入蜀前，遣高力士宣諭分道帥眾收復長安的太子提及「西戎北狄，吾（玄宗）嘗厚之，今國步艱難，必得其用，汝（肅宗）其勉之！」<sup>22</sup>說明玄宗認為對西北民族政權的政治扶植和經濟施恩，足以讓回紇及其他民族政權效忠唐朝。

### 三、安史之亂後唐對回紇的政策

#### （一）、肅宗對回紇的政策

##### 1、允諾賞賜而得回紇、于闐效力

「仁愛英悟」、「聰敏強記」<sup>23</sup>的肅宗於至德元載（756）七月即位於靈武<sup>24</sup>，當時大唐急於得到少數民族軍事助力用以平亂，肅宗嘗試善用玄宗以往對少數民族經營的成效。然而基於個別的民族性、

<sup>21</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6863

<sup>22</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肅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40

<sup>23</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肅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39

<sup>24</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6982

各自與唐結盟或與唐爭勝的政策，不同的少數民族政權對宗主國認同與否顯現出兩極化的態度。部分民族政權利用唐朝「安史之亂」、「馬嵬之變」的內亂而侵擾邊境，如突厥與吐蕃；但也有因肅宗持續經營之下，願以軍事武力出兵助唐的于闐和回紇。

突厥在肅宗即位之初即反叛，至德元載（756）九月出現「阿史那從禮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胡數萬眾，據於經略軍北，將寇朔方<sup>25</sup>」而被平定。吐蕃則是先服後叛，起初「吐蕃請和，回紇內附<sup>26</sup>」，之後又表現出忠於唐而願出兵助唐的情況，「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sup>27</sup>」，但最後仍然反叛；吐蕃在至德元載（756）十二月「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sup>28</sup>」。

至德元載（756）九月，肅宗除了向回紇借兵之外，也西域諸國承諾經濟賞賜，肅宗除「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子承案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sup>29</sup>。厚賞政策，在至德元載（756）

<sup>25</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6997

<sup>26</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6981

<sup>27</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6992

<sup>28</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11

<sup>29</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6998

據（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8 記載：

「至德元載（756）七月，肅宗於靈武即位。遣故邠王男承案封為燉煌王，將軍石定番，使於回紇，以修好徵兵。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於承案，遣首領來朝，請和親，封迴紇公主為毗伽公主。」《舊唐書》與《資治通鑑》不同處在於邠王

十二月使「于闐王勝……自將兵五千入援<sup>30</sup>」。唐以和親而使回紇騎兵相助則見於下文。

## 2、和親回紇鞏固政治統屬及軍事徵兵

至德元載（756）七月肅宗即位，九月肅宗「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僕固）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迴紇，請兵結好。迴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遣首領隨懷恩入朝。<sup>31</sup>」，十月敦煌王李承寀娶回紇懷仁可汗女毗伽公主為王妃<sup>32</sup>，至德「二載（757）二月，迴紇又使首領大將軍多攬等十五人入朝。<sup>33</sup>」由於回紇可汗要求雙向聯姻，因此唐肅宗與回紇可汗為子輩聯姻，即回紇可汗少子登里可汗（毗伽闕可汗長子葉護被殺，故由少子登里可汗即位）即位後追述所稱「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婚，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sup>34</sup>」也就是唐肅宗將唐胡人將領僕固懷恩之女嫁予後來即位的回紇可汗少子登里可汗。唐肅宗與回紇聯姻後，立刻得到回紇兵力相助，並且造成軍事勝利。至德元載（756）「十一月，賊

---

與幽王，燉煌王與敦煌王的相異文字，以及迴紇公主成為王妃是9月與10月的時間差異；以上細微的差異，並不影響本文認為和親後回紇方才出兵助唐的論述。

<sup>30</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10

按：于闐居今塔里木盆地綠洲之上，屬唐安西四鎮之一，為印歐語系的城郭商業民族。

<sup>31</sup>（後晉）劉昫：《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3478

<sup>32</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05

<sup>33</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198

<sup>34</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31

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迴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sup>35</sup>。至德二載（757）九月由懷仁可汗子葉護及迴紇將軍帝德等帥兵四千助唐平亂<sup>36</sup>；四千餘迴紇騎兵，在後來助唐反敗為勝，收復西京長安與東京洛陽。

此外，肅宗乾元元年（758）七月「丁亥（十七），冊命迴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sup>37</sup>」寧國公主是第三次出嫁方才和親迴紇可汗，並且隔年可汗死便離開迴紇而重回唐朝<sup>38</sup>。雖然寧國公主在迴紇的時間短暫，卻是唐第一次以皇帝親生女兒和親，顯示大唐帝國對於迴紇的重視。因此肅宗迅速得到迴紇出兵相助的回應。乾元元年（758）「八月，迴紇使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驍將三千人助國討逆。肅宗嘉其遠至，賜宴，命隨朔方行營使僕固懷恩押之。<sup>39</sup>」

<sup>35</sup>（後晉）劉昫：《舊唐書》〈郭子儀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3451

<sup>36</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32

<sup>37</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59

（後晉）劉昫：《舊唐書》〈肅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53 記載：

「（肅宗乾元元年【758】七月）丁亥（十七），制上第二女寧國公主出降迴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

<sup>38</sup>（宋）歐陽修：《新唐書》〈公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3660 記載「蕭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肅宗）乾元元年（758），降迴紇應武威遠可汗，乃置府。二年（759），還朝。」

<sup>39</sup>（後晉）劉昫：《舊唐書》〈郭子儀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1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回紇之所以願出兵助唐平亂，除了受到玄宗對回紇的經營的影響，也與肅宗審時度勢下，以親王和親回紇公主、以帝女和親回紇可汗、以唐將僕固懷恩之女和親回紇，以及豐厚嫁妝和金帛賞賜等措施，方能成功締造唐與回紇的軍事聯盟。

## （二）、代宗對回紇的政策

「宇量弘深，寬而能斷，喜懼不形於色。仁孝恭溫，動必由禮<sup>40</sup>」的代宗於寶應元年（762）四月「己巳（二十），即皇帝位於柩前<sup>41</sup>」。代宗的個性謹慎守禮、氣量大而決斷力強，即位前以廣平王身份任天下兵馬元帥，協助分兵靈武的父親肅宗平定「安史之亂」；即位後於寶應元年（762）九月立刻「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脩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由於寧國公主所和親的毗伽可汗已死，寧國公主早已離開回紇而回到長安；當年與代宗以廣平王身份結拜為兄弟的回紇太子葉護也被殺死，而由葉護的弟弟登里可汗即位<sup>42</sup>。失去和親與結為兄弟直接關係的同盟對象，使代宗在徵兵回紇平定史朝義的過程，發現回紇將舉國出兵會合史朝義劫掠唐朝的危機；「迴紇已為史朝義所誘，云唐家天子頻有大喪（762年玄宗四月初五崩、肅宗四月十八崩），國亂無主，請發兵來收府庫。可汗乃領眾而南……迴紇業已發

7060 記載「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sup>40</sup>（後晉）劉昫：《舊唐書》〈代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67

<sup>41</sup>（後晉）劉昫：《舊唐書》〈代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68

<sup>42</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33、7076

頁 7033 記載「（廣平王）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頁 7076 記載「回紇毗伽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

(兵)至三城北……(劉)清潭發使來奏云：『迴紇登里可汗傾國自來，有眾十萬，羊馬不知其數。』京師大駭，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勞之，及於太原北忻州南，(藥)子昂密數其丁壯，得四千人，老小相兼萬餘人，戰馬四萬匹，牛羊不紀<sup>43</sup>。回紇出兵的實際人口是一萬多人，能戰的精兵是四千人，出兵的目的在於與史朝義會合而劫掠唐朝，跟代宗希望回紇出兵幫助唐朝平定史朝義的希望完全相反。

後來由嫁女為登里可敦的唐將僕固懷恩協調，才使回紇可汗向唐代宗上表，表示願意助唐討伐史朝義<sup>44</sup>；而「(僕固)懷恩與迴紇右殺為先鋒，及諸節度使同攻賊，破之，史朝義率殘寇而走<sup>45</sup>」。在交涉出兵協助唐軍的過程中，回紇登里可汗在想要「由潼關東向破賊(史朝義)」，並拒絕唐朝建議「由土門入，直取邢、洺、衛、懷」以及「取懷州太行路，南據河陰之險，直扼賊(史朝義)之喉」的路線；最後才接受殿中監藥子昂所提出的第三條出兵路線，「取陝州太陽津路，食太原倉粟而東，與澤潞、河南、懷鄭節度同入」<sup>46</sup>。代宗即位之初，回紇不僅輕視唐朝，在出兵路線上以方便劫掠唐朝人口財貨做為考量重點，不服從唐朝對兵力的調度。

回紇之所以同意出兵平定史朝義，而不再與史朝義合流劫掠百姓的原因出於可敦是僕固懷恩之女；由於受僕固懷恩的影響，當僕固懷恩叛唐時，回紇自然也同時叛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秋，

<sup>43</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2

<sup>44</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31

<sup>45</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3

<sup>46</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3

懷恩遣兵馬使范至誠、任敷將兵，又誘迴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之眾二十餘萬，以犯<sup>47</sup>」。但「(僕固)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永泰元年【765】九月)丁酉(初八)，死於鳴沙。<sup>48</sup>」僕固懷恩死後，郭子儀憑藉個人在回紇大小酋長中的威望，相隔一個月的同年十月，便與回紇可汗之弟大將藥葛羅結盟聯兵擊退吐蕃<sup>49</sup>。

永泰元年(765)七月「甲午(初四)，以上(代宗)女昇平公主嫁郭子儀之子曖<sup>50</sup>」，代宗與武將郭子儀聯姻。三個月後的十月，郭子儀與數騎前往回紇見主帥藥葛羅結盟，使原來與吐蕃聯兵的回紇轉而幫助唐軍對抗吐蕃。當時的形勢，郭子儀分析，「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sup>51</sup>」、「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sup>52</sup>」郭子儀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sup>53</sup>」運用個人與長時間與回紇大小酋長

<sup>4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76 記載「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舊唐書》記載眾二十餘萬，《資治通鑑》記載數十萬眾。

<sup>48</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77

<sup>49</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80~7182

<sup>50</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76

<sup>51</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80

<sup>52</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80

<sup>53</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80

的情誼，冒死勸說回紇出兵助唐，同時得到結盟機會，從而使回紇出兵助唐。

代宗能成功徵兵回紇，建立在僕固懷恩與郭子儀個人對回紇的影響上。而代宗對僕固懷恩是寬容的，「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眾，為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饋軍，適幸天亡，而上為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為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sup>54</sup>」。僕固懷恩死後，其女「回紇可敦卒，(大曆三年【768】七月)庚辰(初四)，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sup>55</sup>」，代宗派往回紇祭拜僕固懷恩之女；回紇登里可汗求其妹為可敦，大曆四年(769)「五月，辛卯(二十四)，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sup>56</sup>。代宗寬容厚待僕固懷恩與其二女，是希望藉僕固家族的影響力而與回紇通好。

代宗對郭子儀也是包容的，「上禮重郭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以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sup>57</sup>」代宗倚重郭子儀，不僅對其家族寬容，又因郭子儀與回紇親善，代宗也寬容的面對回紇市馬的問題。

<sup>54</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僕固懷恩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3489

<sup>55</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201

<sup>56</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208

<sup>57</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94~7195

「回紇自（肅宗）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值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二十八），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sup>58</sup>」。代宗因回紇出兵助唐平亂，已忍受回紇的要所無度。而「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大曆八年【773】）十一月，戊子（十七），命市六千匹。<sup>59</sup>」代宗之世，帝王與大臣都不得不以和親、財物賞賜與市馬等諸多方式籠絡回紇。在代宗籠絡回紇的政策之下，回紇卻仍不斷侵擾邊境，「（大曆十年【775】）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sup>60</sup>」；「（大曆十三年【777】正月）戊辰（二十一），回紇寇太原……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sup>61</sup>」；「（大曆十三年【777】）三月，甲戌（二十八），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sup>62</sup>」；「（大曆十三年【777】七月）戊午（十四），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sup>63</sup>」。

<sup>58</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21

<sup>59</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24

<sup>60</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36

<sup>61</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50~7251

<sup>62</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51

<sup>63</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52

整體來說，代宗依靠僕固家族的影響力，而向回紇借兵並與回紇通好。靠親女嫁郭子儀之子的聯姻關係，透過郭子儀和回紇大小酋長與將領間的情誼與盟誓，使回紇親唐並出兵助唐平定外患。因此，代宗在僕固懷恩生前死後均善待本人先後和親回紇可汗的二女，包容郭子儀及其家族，乃至於通融回紇要求的和親、市馬等財物索取，用來換取回紇的出兵助唐平亂，並在平亂後採取防守邊境及隱忍劫掠的政策。因此，對於回紇的主動的寇邊、劫掠百姓或違法亂紀，代宗只能被動的接受並持續地善待回紇；這便是德宗即位初期，採取親吐蕃抑回紇的原因。

### (三)、德宗對回紇的政策

「聰明文思」、「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sup>64</sup>的德宗於「大曆十四年（779）五月……癸亥（二十三），即位於太極殿<sup>65</sup>」，德宗與其父代宗相差十五歲<sup>66</sup>，代宗五十二歲駕崩<sup>67</sup>，德宗即位時年三十七歲，是位勵精圖志且較為嚴厲的國君。德宗前期對回紇的政策，受

<sup>64</sup>（後晉）劉昫：《舊唐書》〈德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401

<sup>65</sup>（後晉）劉昫：《舊唐書》〈德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319

<sup>66</sup>（後晉）劉昫：《舊唐書》〈代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267 記載「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母曰敬章皇太后吳氏，以（玄宗）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727 年 1 月 9 日）生於東都（洛陽）上陽宮。」（後晉）劉昫：《舊唐書》〈德宗本紀〉（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319 記載「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玄宗）天寶元年四月癸巳（十九，742 年 5 月 27 日，代宗年十五），生於長安大內之東宮。」

因此，代宗年十五時，德宗降生。

<sup>67</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256

到親眼所見代宗時期回紇侵擾邊境並在大唐境內違法亂紀的情況，以及早年用雍王身分在陝州會見登里可汗時受到屈辱經驗的影響，即位後便採取親吐蕃抑回紇的政策。

陝州之辱的時間發生在 762 年，身為雍王的太子年已二十。由於祖父肅宗「命元帥廣平王（德宗父代宗）見葉護，約為兄弟，接之頗有恩義。葉護大喜，謂王（德宗父代宗）為兄。<sup>68</sup>」可知代宗的年齡比回紇葉護大；而葉護是長子，登里可汗是少子，因此登里可汗的年齡定較代宗為小。代宗與德宗僅相差十五歲；所以回紇登里可汗與二十歲的雍王年齡應該差距應在兄弟之間。若以唐和吐蕃「甥舅之國」的關係來看，唐始終為「舅」而吐蕃永遠為甥。「赤德祖贊在《請約和好書》五次自稱為『甥』，並一次稱中宗為『舅』，兩次稱玄宗為『舅』……實際上中宗是赤德祖贊的外舅，玄宗是赤德祖贊的妻舅<sup>69</sup>」；與大唐金城公主和親的吐蕃贊普赤德祖贊可能並不了解「外舅」與「妻舅」之間輩份的差異，而認為唐與吐蕃甥舅關係中，唐為「舅」，吐蕃是「甥」，因此不論對中宗或玄宗，都自稱「甥」而稱唐為「舅」；德宗時，吐蕃贊普乞立贊對唐使韋倫說「不知皇帝舅聖明繼立<sup>70</sup>」也可以做為吐蕃自認是「甥」而稱唐為「舅」的旁證。廣平王（代宗）與葉護太子結為兄弟時，是唐為兄而回紇為弟；如果唐與回紇結為兄弟之國，在唐為兄且回紇為弟的情況下，不僅雍王（德宗）與登里可汗年齡相當於同輩的兄弟，雍王更應為登里可汗之兄。

<sup>68</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8

<sup>69</sup> 耿振華：〈從唐蕃會盟碑探討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蒙藏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46-47

<sup>70</sup>（後晉）劉昫：《舊唐書》〈吐蕃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45

德宗時，以宰相身份篡位的回紇武義成功可汗便上言：「昔為兄弟，今為子婿<sup>71</sup>」，德宗並未跟武義成功可汗結為兄弟，而是後文所說，武義成功可汗為和親而自願從「昔為兄弟」的「兄弟之國」，變成「今為子婿」的「父子之國」。

陝州之辱發生衝突的原因在於雍王不願在庭前舞蹈，代宗「以雍王為兵馬元帥……東會迴紇登里可汗營於陝州黃河北……元帥雍王領（藥）子昂等從而見之，可汗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禮倨。迴紇宰相及車鼻將軍庭詰曰：『唐天子與登里可汗約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姪有禮數，何得不舞蹈？』<sup>72</sup>」因雍王不願舞蹈，在爭論中才牽連到輩份的問題。當時唐將僕固懷恩是登里可汗的岳父，史料並未顯示代宗曾與登里可汗本人結為兄弟，因此回紇要求雍王於帳前舞蹈是事實，輩份之說則是假託。至於帳前舞蹈則可能是羣眾圍舞而不是獨舞，如果雍王不願入境隨俗而加入羣舞同樂，導致回紇宰相車鼻傷人，「車鼻遂引（藥）子昂、李進、（韋）少華、魏琚各撈捶一百，少華、琚因撈捶，一宿而死。以（雍）王少年未諳事，放歸本營。而（僕固）懷恩與右殺為先鋒，及諸節度同攻賊，破之，史朝義帥殘寇而走<sup>73</sup>」。致使「官軍以王受辱，將合誅回紇，王以賊未滅止之<sup>74</sup>」；由於太子雍王的忍辱，才讓登里可汗出兵助唐代宗平亂，進而使唐軍獲取勝利。

<sup>71</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8

<sup>72</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3

<sup>73</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3

<sup>74</sup>（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頁 6118

779年德宗五月二十三日即位後，或因太子時期的陝州之辱，採取親善吐蕃抵制回紇的政策。779年「(七月)庚辰(十三)，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德效華人<sup>75</sup>」，嚴加管制回紇。779年八月，一改代宗時期扣留吐蕃使者及流放俘虜的政策，德宗賜衣吐蕃俘虜並將俘虜送回吐蕃；「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初八)，以隋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sup>76</sup>」。德宗親善吐蕃的政策，造成建中「三年(782)四月，(吐蕃)放先沒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報歸蕃俘也<sup>77</sup>」的回應。德宗時期，不僅與吐蕃互相交換俘虜，在建中四年(783)正月，德宗還正式詔令禮部告廟，讓祖廟的歷代先王知道，德宗要與以擴張為主的吐蕃贊普赤松德贊，進行兩國之間由使者代表的三次的「清水會盟」<sup>78</sup>。但「清水會盟」後德宗遭遇吐蕃宰相尚贊結平涼劫盟的詐騙，導致會盟的唐朝官員被殺四五百人，被俘者千餘人<sup>79</sup>。於是德宗接受李泌的建議「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開始由壓抑回紇轉變成聯合回紇來牽制吐蕃<sup>80</sup>。李泌並且建議德宗要求回

<sup>75</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65

<sup>76</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67~7268

<sup>7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吐蕃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46

<sup>78</sup> 耿振華：〈從唐蕃會盟碑探討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蒙藏季刊》第23卷第4期(2014年12月)頁32

<sup>79</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吐蕃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52

<sup>80</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

紇「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sup>81</sup>」回紇可汗為與唐和親而意李泌要求的五項條件，德宗才在貞元四年（788）十月「庚子（二十六）詔咸安公主降迴紇可汗<sup>82</sup>」，雖然「貞元五年（789）十二月，迴紇汨咄祿長壽天親可汗薨<sup>83</sup>」；不過，德宗在「（貞元五年【789】）十二月，庚午（初五）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初十），遣鴻臚卿郭鋒策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sup>84</sup>」也就是因咸安公主和親回紇，德宗不僅將回紇從兄弟之國改為父子之國，同時建立了回紇的親唐政權。

德宗當太子時與回紇基於習俗不同而發生陝州之辱的衝突，為了讓代宗順利徵兵回紇而隱忍不發作，德宗即位後便採取親善吐蕃壓抑回紇的政策。但經過慎重告廟的清水會盟卻無法訂定疆界，後續的平涼會盟又造成唐朝參與的官員和會盟者被吐蕃埋伏士兵所劫殺或俘虜。因此，德宗對外政策產生轉變，接受了謀臣李泌的建議，採取親善回紇並以回紇牽制吐蕃。德宗以咸安公主和親回紇，並在和親的可汗死後立原可汗之子成為回紇的親唐政權；「回紇斷絕與吐蕃的關係，並允諾助唐攻打吐蕃……使吐蕃逐漸走向了衰落，為唐……爭取的一個和平的外交環境<sup>85</sup>」。德宗對外政策的轉變，對唐

---

7502

<sup>81</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504~7505

<sup>82</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8

<sup>83</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08

<sup>84</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520

<sup>85</sup>袁志鵬：〈李泌與唐德宗民族政策的轉變〉；《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36 卷第

朝的影響是正面的貢獻。

#### (四)、憲宗以後對回紇的政策

憲宗以後仍維持以和親及賞賜滿足回紇，做為避免回紇侵擾邊境的政策。憲宗因「回鶻之請婚，有司度費當五百萬，帝方內討疆節度，故遣宗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侗往諭不可<sup>86</sup>」。而回紇重視和親以及和親所獲得多於財物賞賜的實利；因此「(憲宗元和)八年(813)四月，迴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是歲，迴鶻數千騎至鴨鵝泉，邊軍戒嚴<sup>87</sup>」；回紇表現出若唐不和親，則將出兵擾亂邊境。唐朝大臣因此支持和親，認為和親回紇花費雖大，卻少於戰爭的開銷；「可汗以三千騎至鴨鵝泉，禮部上書李絳奏言：『回鶻強盛，北邊空虛……北狄貪沒，唯利是視……自脩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戎滿虛，虜皆悉之……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或謂降主費多，臣謂不然……今惜婚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帝不聽。<sup>88</sup>」憲宗最早因為花費過多，而不同意和親回紇；但在「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于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sup>89</sup>」

1 期 (2014 年 1 月) 頁 106

<sup>86</sup> (宋) 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 頁 6129

<sup>87</sup> (後晉) 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 頁 5210

<sup>88</sup> (宋) 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八版) 頁 6126~6127

<sup>89</sup>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 頁 7779

於是在穆宗長慶元年（821）五月「癸亥（二十八），以太和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初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六月）戊寅（十四），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sup>90</sup>」和親所造成外交關係的改變，使回紇親唐而對抗吐蕃。對唐朝來說，至少能避免回紇與吐蕃聯兵犯唐的災難。

除了和親回紇，為穩固回紇親唐及共同對抗吐蕃，穆宗還給予回紇豐厚的賞賜，在長慶「二年（822），賜回紇馬價絹五萬匹，三月，又賜馬價絹七萬匹<sup>91</sup>」。穆宗時，朝議擔心回紇出現以往幫助肅宗收復兩京之後對百姓和社會的燒殺劫掠，為阻止回紇出兵，穆宗「詔發繒帛七萬匹賜之，方還」<sup>92</sup>。而文宗「大和元年（827），命中使以絹二十萬匹付鴻臚寺宣賜迴鶻充馬價。<sup>93</sup>」唐朝至此已失去對回紇的主控力量，出兵與否完全由回紇自主決定。以往因需要回紇出兵而給予回紇大量財物的賞賜，而穆宗以後則為了防止回紇出兵劫掠大唐子民，需要賞賜回紇更多的財物，來避免回紇燒殺劫掠為百姓所帶來更大的禍害。

<sup>90</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791~7792

<sup>91</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2

<sup>92</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2

<sup>93</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3

## 貳、回紇助唐征戰的理由

### 一、因政治統屬而受唐徵調兵力

回紇助唐征戰的理由，與太宗時期在歸附大唐帝國的少數民族地區普遍設置羈縻府州有關。羈縻府州是由唐任命部落酋長出任都督或刺史，以部落酋長守衛本部兵馬；在軍事上必須接受大唐天子或都護府的節制和調遣，特別在大唐帝國需要出兵時要承擔協助征討的職責<sup>94</sup>。由於太宗時期回紇受唐節制，高宗時期回紇便承擔出兵助唐征討突厥。突厥阿史那賀魯趁太宗過世叛唐，「(高宗永徽)二年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高宗)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sup>95</sup>。回紇出五萬騎兵協助唐高宗三萬以步兵為主的將士征討突厥，回紇發兵的人數超過唐軍，回紇騎兵的作戰能力也超過以步兵為主力的唐軍。一方面出於回紇希望打擊突厥，另外也是在太宗「天可汗」共主餘威之下，願意承擔軍事調遣義務的表現。

### 二、因和親之利或戰爭之利而出兵

回紇戰爭的目的在於獲取經濟上的利益，寇邊或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都是為了得到物資、人口、馬牛羊等牲口的劫掠戰爭。回紇重視和親，因與唐和親後公主陪嫁能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兩個家族的和親造成兩個國家的結盟，以及兩個家族與兩個國家之間的同盟與庇護。回紇出兵常在和親之後，出於認為和親是彼此釋出

<sup>94</sup> 周寶硯：〈論唐王朝治邊方略及其啟示〉；《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23卷（總第133期）（2007年第3期）頁74

<sup>95</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6273~6275

最大誠意的表現，可以化解任何長期以來的恩怨。

和親為家族成員帶來庇護的情形，可以回紇登里可汗和親僕固懷恩之女為例。登里可汗之弟藥葛羅答應出兵幫助郭子儀征討吐蕃時，便要求郭子儀，「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sup>96</sup>」在僕固懷恩過世之後，因其女為回紇可敦，其子以及整個僕固家族也因此受到保護。

至德二載（757）九月，肅宗在親王李承寀娶回紇公主後，立刻得到回紇出兵四千餘人協助。為鼓舞回紇盡力作戰，「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sup>97</sup>」；並以實利與回紇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sup>98</sup>」。在唐軍收復西京長安之後，回紇太子葉護因出兵四千餘人助唐，希望依照約定取得財物和人口。唐太子廣平王俶（代宗）也「拜於葉護馬前」以利害說回紇，將劫掠的行為延後，先繼續助唐收復失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sup>99</sup>」；至德二載（757）十月，「壬戌（十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錦羅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sup>100</sup>」「初收西京，回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代宗李俶）固止之。及收東京，回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財物不可勝計，廣平王（代宗李俶）又賚

<sup>96</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80~7181

<sup>97</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32

<sup>98</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34

<sup>99</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34

<sup>100</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41

之以錦罽寶貝，葉護大喜。及肅宗還西京，（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十一月癸酉，（迴紇太子）葉護自東京至。敕百官於長樂驛迎，上（肅宗）御宣政殿宴勞之。（迴紇太子）葉護升殿，其餘酋長列於階下，賜錦繡繒彩金銀器皿。<sup>101</sup>」

回紇因出兵助肅宗征戰收回兩京有功，不僅劫掠在大唐境內戰亂下百姓僅有的物資，還在大唐境內派將領看守這些搶來的財貨；「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sup>102</sup>」。因此，回紇之所以為和親而出兵，除了重視聯姻與親族間的關係之外，也因獲得與唐和親所獲大量物資及為得到劫掠物資而戰。

代宗永泰元年（765），「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眾俱入寇<sup>103</sup>」，便出於僕固懷恩利誘少數民族發動劫掠戰爭。郭子儀在僕固懷恩死後，則同樣利誘回紇出兵劫掠吐蕃搶來的物資，同時助唐討吐蕃；郭子儀告訴回紇，「吐蕃……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sup>104</sup>」郭子儀形容吐蕃的物資「其馬羊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sup>105</sup>」以經濟利益做為戰爭目的，回紇可以因利而與吐蕃聯

<sup>101</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8

<sup>102</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35

<sup>103</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76

<sup>104</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81

<sup>105</sup>（後晉）劉昫：《舊唐書》〈郭子儀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3462~3463

兵犯唐，也可以因利背叛吐蕃而出兵助唐。善察回紇民族性，是郭子儀成功與回紇結盟的重要原因。

### 三、因盟誓出兵

郭子儀為使回紇出兵助唐討吐蕃，與回紇可汗之弟藥葛羅大將結盟為誓，「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嚮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代宗永泰元年【765】十月）癸丑（十五），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十月無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sup>106</sup>」兩人結盟為誓，出於回紇尚巫重神習俗，以及唐賜回紇三千匹綵緞；個人與個人間的結盟，促使回紇遣使入朝，並與唐聯兵攻潰吐蕃。

<sup>106</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181~7182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06記載「子儀先執杯，合胡祿都督請咒，子儀咒曰：『大唐天子萬萬歲，迴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若起負心，違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祿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譯曰：『如令公盟約。』」

## 參、唐與回紇結盟對征戰實效及影響

### 一、回紇助唐征戰的軍事成效

太宗、高宗時期，回紇在軍事上受唐調度，「(突厥)阿史那賀魯之盜北庭，(回紇)婆閏以騎五萬助(唐將)契苾何力等破賀魯，收北庭；又從伊麗道行軍總管任雅相等再破賀魯金牙山，遷右衛大將軍，從討高麗有功。<sup>107</sup>」高宗一朝，回紇已展現助唐征戰的軍事成效。

當回紇部落逐漸興盛，唐朝又出現內亂之時，唐朝在平定內亂外患的戰中，大致皆以唐軍做為主力部隊；而回紇提供三至五千騎兵助戰，由於回紇的擅長埋伏與突襲，與唐軍配合之下，是促成唐軍致勝的重要助力。因此至德二載(757)二月，肅宗謀士李泌建議選擇胡兵適應冷熱氣候的季節，做為開戰時機，「遣安西及西域之眾」、「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至之銳，攻(安)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sup>108</sup>。郭子儀也認為得到回紇士兵相助，有助於戰爭得勝：「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sup>109</sup>」。史料記載，顯現肅宗朝的文臣李泌與武將郭子儀，高度重視外族兵與回紇軍士的作戰能力。

高宗永徽二年(651)回紇出兵五萬騎攻突厥，軍士超過唐軍步騎兵共三萬的總數。而肅宗即位後，至德二載(757)九月，回紇助唐的士兵人數為「精兵四千餘人<sup>110</sup>」，唐軍「從元帥廣平王帥蕃漢之

<sup>107</sup> (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13

<sup>108</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18

<sup>109</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32

<sup>110</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

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sup>111</sup>」。至德二載（757）九月迴紇出兵四千餘人，唐軍加上外族士兵的總數則為十五萬人。相較之下，迴紇不僅出兵人數降低，發兵的契機，也往往出於肅宗允諾和親及給予迴紇金帛人口。但平定「安史之亂」過程中，僅出兵四千餘騎的迴紇，在收復西京長安的香積寺之役，在收復東京洛陽的新店之役，善射的迴紇騎兵，都能以奇襲與唐軍配合包抄夾擊，是唐軍在兩年內收復長安、洛陽的重要因素。

肅宗至德二載（757）九月香積寺之役中，「元帥廣平王（代宗李俶）帥郭子儀等至香積寺東二十里，西臨澧水。賊（安、史亂軍）埋精騎於大營東，將襲我軍之背。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指迴紇馳救之，匹馬不歸，因收西京。<sup>112</sup>」迴紇在香積寺之役中具體的貢獻，在於發揮反敗為勝的功效，「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迴紇就擊之，剪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迴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眾，賊遂大潰……癸卯（二十八），大軍入西京。<sup>113</sup>」

新店之役中，面對安慶緒悉發十五萬步兵騎兵，迴紇能夠利用地勢從敵軍後方發動奇襲，而造成唐軍由敗轉勝的成果；肅宗至德二載（757）九月「己未（十五），廣平王至曲沃，迴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迴紇自南山襲其

7023

<sup>111</sup>（後晉）劉昫：《舊唐書》〈郭子儀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3451

<sup>112</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9

<sup>113</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033~7034

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之曰：『回紇至矣！』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屍蔽野。<sup>114</sup>」

以上，便是在四千餘回紇騎兵協助下，肅宗迅速收復兩京的過程。

肅宗乾元元年（758）七月，寧國公主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和親，同年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sup>115</sup>。」回紇的三千騎兵，在與唐軍合戰半年餘僅剩十五人，在大唐九節度使潰於相州前先逃回長安；「（肅宗乾元元年【758】3月）甲申（十八），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二十四），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休養一周後，回紇便回其故地<sup>116</sup>。相州之役兵敗的原因，依《考異》引《邠志》認為僕固懷恩記恨牙前兵馬使吳思禮言語提到史思明為蕃將果然造反是在影射自己，在勝仗後，「（僕固懷恩）還遇吳思禮於陣，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潰於城下」<sup>117</sup>。因此，回紇出兵卻仍戰敗的原因，在於郭子儀帶兵先離開戰場，而不在於回紇騎兵不盡力或出兵卻沒有成效，戰敗是出於唐軍內部調度以及將領彼此猜疑的問題。

<sup>114</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40

<sup>115</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60

<sup>116</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72

<sup>117</sup>（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070

戰爭所需的軍士人口，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sup>118</sup>」；也就是說，需要五千騎兵，三萬步兵左右的軍士人口，才能夠開戰。因此回紇出兵三、四千人助唐平亂，雖然人數不多，但皆為騎兵，回紇提供的騎兵，正足以解決唐軍馬匹以及騎兵人數的不足。在多次勝戰中，已顯示回紇提供的騎兵，具有戰勝的軍事實效。然而平定「安史之亂」的作戰主力仍以唐軍步兵為主，回紇騎兵僅能做為精銳前鋒部隊，給予唐軍及包抄突襲的契機；因此，戰敗責任往往出於唐軍本身戰略調度的問題，戰勝的原因則經常歸於回紇騎兵的衝鋒陷陣。

## 二、唐借兵回紇政策的負面影響

漢文史料對於回紇民族性的記載，包括：「其俗驍強」、「人性凶忍，善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sup>119</sup>。回紇本身的石碑刻文也提到「上天及大地（神）保佑了我的奴婢（和）人民」，「我搶來了他們的馬群、財物、姑娘、婦女」，「那時天地保佑了我的奴婢（及）人民」；回紇寇抄習俗與尚武精神，反映在縱兵掠奪人口，將異族戰俘視為奴隸以從事生產勞動的慣例<sup>120</sup>。

在唐朝政治扶植與經濟賞賜下，回紇王室日漸強大；而大唐帝國遭遇「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在經濟衰退、政治影響力下降以及軍事受制於藩鎮而國勢實力下降的情況下，則往往需要順應及滿足

<sup>118</sup>（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27

<sup>119</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195

<sup>120</sup> 廖揚：〈回紇族的宗法統治述論〉；《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第24卷第4期（2003年7月）頁34

回紇民族性的要求，方能促使回紇出兵並竭力為唐奮戰。

肅宗時，回紇助唐收復兩京，「初收西京，迴紇欲入城劫掠，廣平王固止之。及收東京，迴紇遂入府庫收財帛，於市井村坊剽掠三日止，財物不可勝計，廣平王又賚以錦罽寶貝，葉護大喜。及肅宗還西京……賜錦繡繒綵金銀器皿。及辭歸蕃……仍封忠義王，每載送絹二萬匹至朔方軍，宜差使受領<sup>121</sup>」。回紇剽掠東京的情況，如「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sup>122</sup>」。回紇所過之處燒殺搶掠百姓及任意殺害唐朝公差；如「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眾所過抄掠，廉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sup>123</sup>」。代宗時，回紇因出兵助唐平定吐蕃，族人犯法，因唐朝對回紇政策的寬容，無人敢問也無人敢阻；如「(代宗廣德元年【763】一月)閏月，己酉(初五)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sup>124</sup>」；「(代宗大曆七年【772】)春，正月，甲辰(二十二)，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sup>125</sup>」；「(代宗大曆七年【772】)秋，七月，癸巳(十四)，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說乘他馬而去弗敢

<sup>12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199~5200

<sup>122</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35

<sup>123</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41

<sup>124</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140~7141

<sup>125</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十版)頁 7218

爭。<sup>126</sup>」；「(代宗大曆九年【774】九月)壬寅(初六)，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sup>127</sup>」；「(代宗大曆十年【775】)九月，戊申(十七)，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有司執之，繫萬年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斫傷獄吏，劫酋而去。上亦不問。<sup>128</sup>」。回紇公然燒殺劫掠百姓已造成唐朝社會不安，不守唐法及陵侮官員和殺害公差甚至騎馬劫獄，更是挑釁到唐朝的司法制度與國家治安。

「回紇恃功，自(肅宗)乾元以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動至數萬馬<sup>129</sup>」，敬宗時，冊立回紇新可汗「賜幣十二車。文宗初，又賜馬直絹五十萬。<sup>130</sup>」造成「安史之亂」之後的唐朝，逐漸感到經濟上的沉重負擔。

### 三、唐代回紇政策演變與影響

對唐朝來說，回紇在少數民族政權中，「比昔諸戎，於國之功最大，為民之害亦深<sup>131</sup>」。回紇因利出兵，「利則往，財則合，無財與利，一亂不振<sup>132</sup>」。唐朝早期得到回紇遣使納貢，接受政治上的統屬關係

<sup>126</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19

<sup>127</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28

<sup>128</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76年1月)(十版)頁7232

<sup>129</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07

<sup>130</sup> (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30

<sup>13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68年12月)頁5216

<sup>132</sup> (宋)歐陽修：《新唐書》〈回鶻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83年10月)(八版)頁6121

以及認同出兵協助平定內亂外患的義務。晚期唐朝以和親、賞賜、購馬等不同措施，給予實際經濟利益，請出兵助戰。末期則以財物賄賂的方式，阻止回紇犯邊或出兵後劫掠唐朝子民。

回紇對唐代的民生經濟有許多負面的影響，唐朝末期已因回紇要索無度而出現「生靈之膏血已乾，不能供其求；朝廷之法令並弛，無以易其憑陵。忍恥和親，姑息不暇。<sup>133</sup>」

黠戛斯破回紇後回紇種落分散，而唐朝仍持續有吐蕃與南詔的外患。大唐帝國與回紇的關係，在極盛期的唐朝能以經濟賞賜、軍事建置主動建立親唐政權，並維繫部落封建政治下宗主國與藩屬國的統屬關係；在唐朝因內政外患需要借兵回紇時，則須忍辱滿足回紇的一切需求，甚至默許回紇縱兵劫掠民間百姓；在唐朝經濟出現枯竭的情況，仍要努力湊足財貨被動阻止回紇寇邊或縱兵劫掠。

因此，大唐帝國或任何時代與任何地域的一個國家，不論強弱，不論貧富，都需要有因應不同對象、不同情況下的對外政策。「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從唐朝對回紇政策的演變中，可以看出唐朝君臣審時度勢下，兢兢業業的經營與回紇之間的關係。而回紇離散之後，唐朝君臣仍謹慎處理與吐蕃和南詔的對外關係。因此，成功的對外政策是保障國內穩定的力量，遭遇內亂時則更要用心經營對外關係，以免外患趁虛而入。

<sup>133</sup>（後晉）劉昫：《舊唐書》〈迴紇傳〉（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頁 5216

## 參考書目

### 一、基本史料

- (後晉) 劉昫：《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68 年 12 月)  
(宋) 歐陽修：《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重印，民 83 年 10 月)  
(八版)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世界書局重印，民 76 年 1 月)  
(十版)

### 二、後人論著

- 杜娟，曹盟：〈唐與回紇和親的原因及意義〉；《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 第 25 卷第 3 期 (2005 年 5 月)  
周寶硯：〈論唐王朝治邊方略及其啟示〉；《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 23 卷 (總第 133 期) (2007 年第 3 期)  
耿振華：《中國西北邊疆史：以部落政權發展模式與文化保存為中心》(台北：國立編譯館【永和：啟英文化發行】，民 85【1996】)  
耿振華：〈唐太宗天可汗稱謂與大唐帝國宗主國地位：兼論東征高麗與西討吐蕃的戰略演變〉；《2017 臺北市立大學史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 年 11 月)  
耿振華：〈唐蕃和戰對唐代兵制變遷及和親政治的影響〉；《蒙藏季刊》第 21 卷第 7 期 (2012 年 3 月)  
耿振華：〈從唐蕃會盟碑探討漢藏民族的歷史記憶〉；《蒙藏季刊》第 23 卷第 4 期 (2014 年 12 月)  
袁志鵬：〈李泌與唐德宗民族政策的轉變〉；《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36 卷第 1 期 (2014 年 1 月)  
陳紹凡：〈回紇與唐朝關係述論〉；《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

社會科學版) 第 34 卷第 2 期 (2006)

廖 楊：〈回紇族的宗法統治述論〉；《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 (2003 年 7 月)

